

清儒學案

世章



大德堂

堂

堂

堂

清儒學案卷三十

天津徐世昌

起庵學案

起庵衍陽明之緒而以孟子求放心爲入手功夫兼重居敬窮理謂釋氏以存心爲了局吾儒以存心爲起手辨析甚明體驗切實與夏峯宗旨大同途轍互有出入鏡海唐氏概以心宗屏之隘矣述起庵學案

張先生沐

張沐字仲誠號起庵上蔡人順治戊戌進士康熙初授直隸內黃知縣縣苦賦役不均令田主自首不丈而清行十家牌法奸宄斂迹大旱自八月不雨至明年九月民饑力籌賑濟捐資爲倡勸富民貸粟官爲書其數俟秋穫取償人爭應之民免流徙

爲政務德化令民各書爲善最樂四字於門以自警著六諭敷
言俾人各誦習反覆譬喻雖婦孺聞之莫不欣欣嚮善在任五
年坐事免左都御史魏公象樞疏薦起授四川資縣途出內黃
民遮道慰問至官值吳三桂據瀘州羽檄如織城中戶不滿二
百入山招撫量爲調發供軍民不擾累滇事平以老乞休歸先
後主講登封禹州汝南開封書院晚闢白龜圃四方學者從之
卒年八十三先生自幼勵志爲聖賢官內黃時講學明倫堂學
者興起湯潛庵過境與語大悅貽書孫夏峯稱其任道甚勇求
道甚切因以禮幣迎夏峯至縣講學夏峯以所輯理學宗傳相
與商訂刊行先生之學與夏峯同出陽明亦兼取程朱初宗陽
明朱子晚年定論之說作道一錄以闡明之作學道六書以教
門人發揮心學以一念常在四字爲主後乃取程朱居敬窮理

之說自謂道一錄及六書中有未當復加刪正標立志存養窮理力行盡性至命六者爲學者致力之次第其言視夏峯愈爲切實所著又有五經疏略圖書祕典一隅解溯流史學鈔行於世子焜熒並從夏峯學

參史傳 先正事略 夏峯年譜 洛學編 溯流史學鈔

游梁書院講語

立志

志者至上之氣也此天命於人之性自生此一段志氣出來願善不願惡願爲君子不願爲小人所謂人之秉彝好是懿德也今謂人曰爾惡爾小人必憤怒不受此本來一念最强最卓又最真慤無一毫假僞學者爲學亦必從此處學起要立住這箇志不使走作便是人生一箇本源如木之有根自然滋長漸成棟梁之材如水之有源自流去漸成渠川達乎大海雖以孔子

之聖亦必十五志三十而立後方有進其教人先在志於道顏
子必仰鑽瞻忽有此志了方教以博文約禮學記曰士先志大
學古人爲學次第而明德親民入手功夫在止至善亦是立志
如此志定了而後能靜安慮得中庸未發之中亦是闔然中先
立箇志以爲天下之大本故篇末結言可與入德矣卽引內省
不疚無惡於志以釋之則立志爲第一層功夫豈不信哉而今
學者未有立志功夫如何想有善無惡爲君子而不爲小人乎
言之甚可懼然又有說志是天命率性的物似宜聽他自會立
緣何又要我去立他所以異端家反說聖人多事這正是異學
不明心性處性不是一物性字從心從生乃心生生之機耳至
虛至靈有感卽生如乍見之惻隱恍惕初感必生善念卽志之
端未幾別感又生不善初志自是難立然此虛靈之性層層會

生於是又生出良知來以察識吾志又生出良能來以持守吾志是因不立乃又生立也是這立的工夫亦性之自生天所命也故易大有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天本命人以知能功夫乃其休美之命而君子奉順之故異端家不識性也問立之功何如曰在親前生孝的志便每日將此孝志立一立教定在君前生忠的志便每日將此忠志立一立教定在民物上生仁愛的志便每日將此志立一立教定如此自不走作不用立的工夫偶發一志不算志也此天命人性本是箇如此理路用功方成不用不成聽志自立萬無是理近世學者不達此所以終身講志氣終身無志氣也爾等試看亞聖在上是何等人品別無奇處只是立志嘗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我們如何安於凡民又曰士何事尙志我

清儒學案卷三
三
們爲士明明有志卻說吾身不能居仁由義是自有而自棄之
可惜至於反說理義不好而誹議之是自家暴棄自家更可惜
無以對此公

存養

存謂存心養謂養性便是存養那志志乃心之所生而性之端
也心猶根志猶苗培灌其根苗自長心不存不養志亦必餒故
立志卽次以存養原非兩項學者疑曰心自腔子裏何待存此
正學者之大誤以肉心爲心便鹵莽了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
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可見心是神明之物不存那
有心來學者終日悶悶忽忽得過都是舍亡不在之心心不在
則不正故大學釋正心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
不知其味視聽食且然還可濟得甚事豈非皆罔生幸免之人

學者又不知操存如何下手也在大學上止至善是立志定靜
安是存養將此至善的心存之又存自定既定又存自靜既靜
又存自安存心到靜安處則志深厚牢固而生氣盛矣卽養性
也中庸更是存養本源之書從不睹不聞時用戒愼恐懼功夫
便是存心實註如此養得箇未發之中以爲天下之大本又是
養性實註末後還結重閫然日章而戒的然日亡存養功夫全
不稍涉於襲取故曰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舜曰道心惟微此
之謂也舍此隱微更別無入德門路故又曰君子之所不可及
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操則自操存則自存人如何得見子思
說得如此明白今人還要從顯處求入路豈不落小人的然套
裏去孟子受學於子思不動心章曰持志曰養氣又曰心勿忘
勿助長持志心勿忘是箇存字養氣勿助長是箇養字牛山一

章說得存養尤爲親切悚動夜氣不足以存便近禽獸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而況人心不存而養之如何求長進是以盡心章功夫歸於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存養雖是人事實天命之然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亦是這些子又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只是這一些子遂判人禽之關分聖凡之界何也這心是箇仁義禮智胎子存養之久神盈氣足自有迸出時節焉得不異故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仁卽人心義卽人路仁義收藏養得充盛大人之事備矣還愁有不足否人只是放心未收遂不見他本事耳至於大體小體之辨教人先立大體大體立了小者自不能奪若夫深造自得之說教人逢源源頭逢了資取自不可竭孟子累累篇牘那有不是涵養本源之語皆由內學向外由近學向遠今

世反欲從外面學進來叛之遠矣孔子告哀公中才之君亦曰
五達道所以行之者三三達德所以行之者一由一而三由三
而五學之序固然雖中材必由是路今之學者反卑視五道而
高三德至於一則茫不敢知矣將欲由五而三由三而一以倒
施之由外求內坐假求真所以後世五道三德中無真人品也
豈天不生才人不好德乎學之誤也一卽乾之一畫心存之專
之象也故此心存則明不存則昏存則仁不存則忍存則勇不
存則怯一而三三而五自無不行本三故也自孔孟沒心學壞
而人品卑至秦漢遂視聖人愈高佛老出而以心學勝之專內
置外至枯寂無用自此道學遂爲二氏所溷有宋二程傑起乃
以真心學勝之以存養論敬曰涵養吾一直內方外直接孔孟
之傳及朱文公又發揮其說白鹿洞學規曰虞廷之危微精一

孔門之操存舍亡此是心學正傳又曰日用閒空閒時將此心
存在這裏截然此便是未發之中此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
自見得分曉猶執權衡以度物由此方去窮理又曰日用閒將
心存住在這裏如日之升他本自光明廣大我只用些子力去
提掇甚覺省便又曰靜中涵養本源轉時雖不能不放去待收
回來亦有著落此話豈不似高遠空幻然人之靈貴於萬物正
在此處故經曰人者天地之心也陰陽之端也鬼神之會而五
行之秀氣也可以參贊天地發育萬物皆是實語只是聖人存
養人不曾存養故不知心學之大今有言存養本源者必且訾
之爲禪不但不知心學並不知禪禪家亦人耳亦心耳這地釋
氏亦不能求異於吾儒吾儒亦不能不同於釋氏但打此遂爲
歧路釋氏以存心爲了局吾儒以存心爲起手斯大異矣倍蓰

而無算矣安得以一二相近遂目儒爲禪若避此嫌將必舍本求末反自墮諸深淵程子云釋學本心此語亦自偶誤彼只鶻突耳儒學方是本心下了種生了根於是心正身修而生大業矣豈可以先儒一言之誤看壞心字只緣未明功夫爲心耳這裏關竅豈是鹵莽可以識得你們須於日用閒靜坐尋討此心認識此心覺得明明亮亮一念在這裏莫令放失然極難存忽而又必放去又卽警省收回或日月至焉或三月不違各人自有資質高下得則以爲悅樂失則以爲憤悔得得失之間漸可由生而熟由此窮理而行庶可望於高明廣大矣聖賢豈是可以欲速而得若一求卽得聖賢之學亦賤矣

窮理

窮理特存養中一事耳非存心無以窮理窮得理來又以滋養

此心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然必別作一條目者恐學者不達此中次第先窮理而後存養則誤也不立本而求末以舍亡不存之心去窮理窮出什麼理來卽於理偶有所得亦無處頓放都濫散了故必存養而後窮理窮了理以理養心使此心理充盛飽滿竝非二項故大學次第必定靜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也夫子三十而立是存養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是窮理曰不惑曰知天命總屬知一邊知存於心自屬未發之中爲天下之大本大本立了不愁發不中節可見窮理只完存養一事存養窮理功夫乃徹始徹終一大要領程子云纔思便是已發此語未免模糊仄隘不得力中庸學問思辨是窮理實註學得一理存諸心以爲我之理問得一理存諸心以爲我之理思得一理辨得一理皆存諸心以爲我之理此時尙未

及篤行豈非未發之中乎待篤行方纔是將此理把出豈非天下之大本乎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存養已兼窮理惟其戒懼自不容不學問思辨學問思辨正是戒懼之實學者視爲二般則失之窮理第一在讀聖人經書內外本末精微廣大有體有用靜聖動王一切之理無不俱備及千古來人情變態物理瑣細或善或惡疑似真僞亦皆各有原委須竭盡心力以身體會而窮究之久久皆爲我得自成一大大聰明人若非聖之書似是之言不可誤也誤了便入駁雜搖亂我之胸中雖欲剝去不得矣又須於日間遇事遇物隨在體察未來須預慮得失過去須省察得失現在須斟酌得失善則思其遷過則思其改遷遷改改之中而理愈出道愈精矣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可知他本是箇專管窮理的又是箇極會窮理的故人

心纔定靜安時便思慮自生卻不可說他不該生閒雜思慮要按伏絕滅他此二氏之大誤也思慮乃天與人之本性生生之機也豈可令滅凡生一念是好念便將那處好窮究箇來厯再窮究箇結果真見其好處有吉無凶此好的理方實爲我有矣生一念是不好念便將那不好處窮究箇來厯再窮究箇結果真見其不好處有凶無吉此不好的理方實爲我無矣此又是窮理真切功夫又是存養實際程子曰不是止窮一理眾理皆通亦不是窮盡天下之理而理始通但於日用閒循序積累窮上去自漸通悟不必拘定也卽如忠孝的理焉能卽把事君事父的理盡都窮了方去行忠行孝只是隨日用閒或得或失漸漸日去遷善改過必有日進之理到我胸中以爲我忠孝之本也人有終身窮不盡之理卽有終身立不盡之本如今尤有最

要緊當窮的理人之一身五官四肢皆何曾窮究耳那有箇聲在上面目那有箇色在上面只是會視聽而已口齒那有一碗飯在上面只是會喫嚼而已手那有物在上面足那有路在上面只是會持物行路而已窮究其理五官四肢皆是天與了些功夫令人自做自無所不有若聽之一無所有豈皆罔生乎由此推之心更是箇空的物何曾有若干理在內只是會學問思辨而已亦是一片功夫學之問之思之辨之而理生焉不學不問不思辨亦遂無理二氏不知心性下功夫故以仁義禮智爲多事爲強作於是都不做功夫惰慢放肆於倫常之外以至虛寂無用而死也舉業家亦不知心性下功夫又溺信性善有死板子許多理在其中而日聽其理之自生亦不作功夫及生不出又曰生質不美讓道德於生安聖人相率而爲惰怠安逸漸